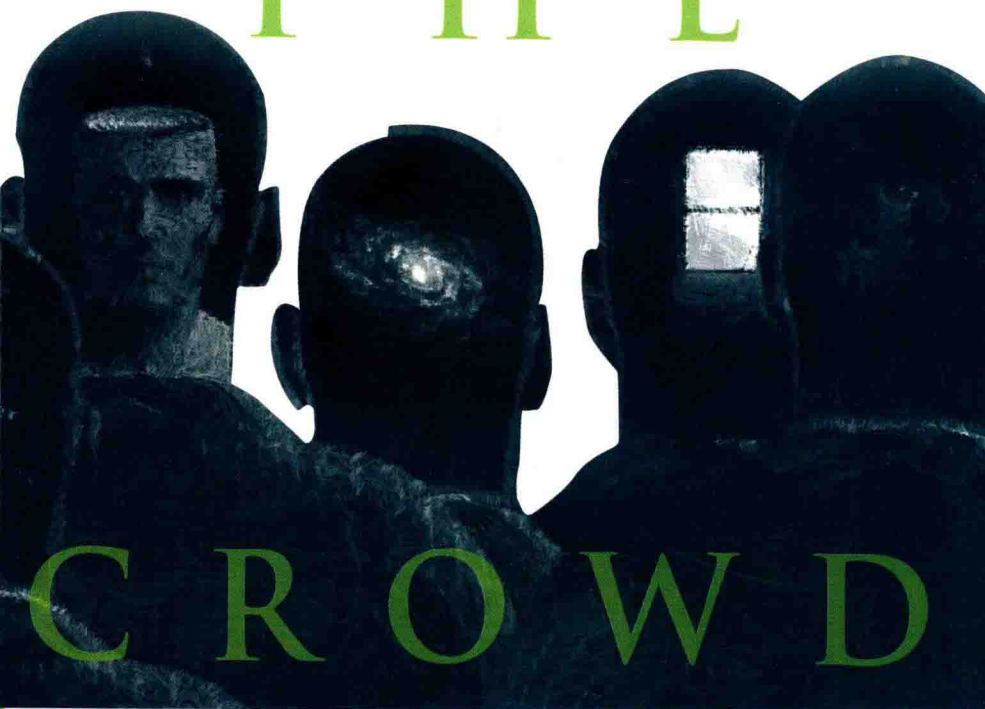


T H E



C R O W D

乌合之众

〔法国〕古斯塔夫·勒庞 著
万琳 译

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
就不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
而是陷入一种莫名的
状态之中。

译林出版社

THE CROWD



乌合之众

【法国】古斯塔夫·勒庞 著
万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万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47-6658-6

I. ①乌… II. ①古… ②万… III. ①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9813号

书 名 乌合之众
作 者 [法国] 古斯塔夫·勒庞
译 者 万琳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宗珊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58-6
定 价 1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自序

本书旨在探讨分析群体的性质。

构成一个种族的特性是所有个体间的共同特征，而这些共同特征又来自遗传。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某个行动目标而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群体。从这种形成方式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得知，群体中的个体除了具备其原有的种族特征，还具备一些与其原有特征迥然不同的新的心理特点。

一直以来，组织起来的群体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在今天，这种影响作用比以前更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如今已经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行动。

我尽可能运用一种纯粹科学的方式——努力寻找方法，以免受到其他观点、理论、学说的影响——去分析群体表现出的特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一些成果。我相信，要想发现哪怕一丝真理，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特别是在处理我们在此所探讨的一些备受争议的问题时，更需要这么做。一个专注于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在意自己的研究会不会伤害到他人的。在最近出版的作品中，杰出的思想家奥维耶拉先生——他不属于今天的任何一个学派——就指出，他的观点和其他任何学派都对立。但愿我的这部新作，也会有人给予类似的评价。从属于一个学派意味着你或许会被这个

学派的观点影响，看待问题可能会先入为主。

对于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有的读者在第一眼看到后会迅速否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必须要做出解释的。此外，我还要解释——举个例子——既已确定这点：包括精英团体在内的群体都是非常低等的，为什么我还断言干涉这些群体是危险的。

原因是，对历史最仔细地观察研究已经证明了社会组织像所有生命体一样复杂，我们是无力迫使它们发生突然的变革的。往往只有大自然可以改造它们，而且它用的是我们人类不可能用的手段。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什么比这种最伟大的彻底的变革——伟大在它具有各种优秀的理论支撑——更致命的了。若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气质禀赋，任何变革都不会是有益的。然而，只有时间才具备这种力量。我们人类必须在思想、感情、习俗的支配和指引下生存，这是我们的本质使然。而制度和法律不过是我们本质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人类表达需求的一种形式，正因为它们是外在的，所以无法改变我们的本质。

民众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此，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考察，不能脱离对广大民众的考察，两者不可分割。从哲学角度来说，社会现象或许具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只具有相对价值。

也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有必要注意它的连续性，并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去考虑。如此，我们就会发现，出自纯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两种教导，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在研究任何一种现象的过程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包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举个例子：从纯理性角度来看，符合公式以及定义的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永远就是一个立方体或者圆；但是从个人角度而言，不同的人会觉得同一个几何图形有不同的

样子。在透视下，一个立方体会呈现出锥形或正方形的形状，一个圆则可能变成椭圆或直线。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考察这些虚假的形状，比考察它们原来的形状更有价值。毕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些或者以照片或者以画作的形式，印入我们脑海里虚幻的形状。如果我们纯粹从几何学的角度去精准地呈现它们，它们的自然本质可能就会被误读，以致我们无法辨识。不妨想象一下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只能复制物体或者把它们当作拍摄对象，但是不能触摸它们。可想而知，很难让这个世界的人们确切地认识这些物体。简单地说，就是这种形式的知识如果是被少部分有学识的人掌握着，那么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哲学家必须牢牢记住一点：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是次要的，在这种价值之外，还有一种一直伴随着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实践价值。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对于理论逻辑在一开始就迫使他接受的那些论点，他一定会非常谨慎地对待。

还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哲学家持这种相似的保守见解，比如社会太复杂了，以致人们不可能全然了解它，也无法预见各类事物互相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此外还有，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而看不到它们背后那些隐藏着的各种因素。可见的社会现象，很可能是无意识体系的产物，而无意识体系是很庞杂的，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分析它。不妨将可见的现象比作海上的浪花，它们只是海底深处水流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很肤浅。

从目前来看，群体的大部分行为从精神品质上来说是十分卑劣的，但它的另一些行为好像是在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后做出的。古人对这种力量的说法是“命运”“老天开

眼”之类，而我们则可以称之死亡之音。哪怕不知道它的本质，我们也不能无视它。可以看到，有时候人们好像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源源不断的力量指引。举个例子，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富有逻辑也最奇妙的事物。如果不是源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又怎么会产生结构如此玄妙的语言呢？它们来自那些最有学问的学者和最受人尊敬的文法学家吗？不，他们最多只是阐释支配语言的规律，而不可能创造它们。就连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我们都不能说一定是他们的头脑产生的，虽然的确是出自他们个人的脑袋。但是，如果不是群体的天赋为之提供了无数点点滴滴的智慧之尘，这些人有可能产生这种智慧吗？

的确，群体经常处于无意识的状态，问题是，为何这种无意识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受本能支配的自然界中的生物，何以产生令人惊叹的复杂动作？要解释这种无意识的规律，仅凭我们人类的理性还不够，因为理性作为一种人类的新生物，还太不成熟完善，本身还需要很长的时日来自我发展和巩固。在人类的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意识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但是却难以找到理性发挥了何种功用。虽然至今无人能解释清楚无意识，但不可否认它的价值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仅在一个狭小的安全范围内，运用科学的手段去研究，而没有考虑过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那么，我们的研究只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观察上，如此是不可能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的。每一个清晰可见的现象，都必然有其他一些隐隐约约的现象在它背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根本没看到过的。

引论：群体时代

当今时代的变迁——文明的巨大转变源自于民众思想的改变——现今人们对群体力量所持有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国家传统的政策——大众阶层是如何突起又如何产生力量的——群体力量的必然命运——群体只能充当破坏者——它促使腐朽的文明坍塌——人们普遍不了解群体心理——对立法者和政治家而言，研究群体是很重要的

导致文明更改的伟大变革，诸如罗马帝国^①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②的建立，在第一眼看来好像是这些因素引起的：政治变革、被外国侵犯或者自身朝代的更替。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原因而已，促使这些变革的真正因素是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在深入研究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真正在改变的，并非是让我们惊叹的或者无比崇高或者无比残暴的历史，而是人们思想、观念、信仰和文明所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才是历史革故鼎新的唯一重要特征。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正是通过思想的世代遗传来保持稳定，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少有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

当今时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因为它正发生着人类思想的转折改变。

这种转折建立在两大基础上：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灭亡，它们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前提；二是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全然改变，而这种改变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带来的。

之所以说当今时代正处于没有秩序的过渡时期，呈现出

① 罗马帝国（前27—395），古罗马城邦向外扩张之后形成的一个帝国概念，开国元首为盖乌斯·屋大维，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其“奥古斯都”称号，罗马共和国由此进入帝国时代，中国史书称为大秦、拂菻。公元395年，在历史史称“3世纪危机”“三十僭主”等混乱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分裂也标志着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译注

② 阿拉伯帝国（632—1258），信奉伊斯兰教，建立者为穆罕默德。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之为大食，而西欧称之为萨拉森帝国。在存在的626年里——穆斯林认为，自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10年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开始就有阿拉伯帝国，按照这种理解，它的存在就是648年——阿拉伯帝国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领土扩展到西亚、北非、中亚以及西班牙等地，形成了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译注

混乱的状态，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观念大部分已被摧毁——但它的力量仍然强大，同时社会正在形成新的思想观念。

当今这个混乱的时代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在此后的未来社会，会有着什么样的基础观念？这些现在都还很难说。我们目前的讨论也都只能限于假设。不过，无论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它都必须注重一种新兴的力量，也就是群体的力量。在现代社会，这种力量将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乃至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过去的很多思想观念都已然成为历史，在今天，它们不是已经陨落就是正在陨落。同时，不断的变革破坏了很多本来极具权威的理论。群体的力量正在取代这些被破坏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在短期内，这种力量似乎还会汲取其他的力量。随着之前所有信仰的坍塌，支撑旧社会的支柱也逐个倒下，最后群体力量将会不断增强乃至所向披靡。这意味着，我们将进入确切无疑的群体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促发各种历史事件的，仍然主要是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君主之间的对立。群众的意见不算什么，或者说从来就不曾被考虑过。然而在今天，曾经发挥主要作用的这些因素：传统的政治理念、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影响力已经不在了。群众的声音倒变得重要起来，占据了主导位置。现在的君主必须关心来自普通大众的呼声，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的意愿。所以说，民族的命运不再是由王族的会议讨论决定了，而是由群众的内心来决定。

在当今的政治中，来自各阶层的民众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更实际地说，是越发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改变尤其明显。人们原以为，普选权才代表了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事实刚好相反。普选权虽然推行了很久，但产生

的影响并不大，倒是民众的力量和权势越来越强大。人们首先是接受了一些传播中的思想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渐渐扎根在头脑中后，人们便聚集起来，组成团体，以实践他们的理念和见解。这些理念和主张无疑都和人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而且都是些十分确切的利益，尽管可能含有不合法的成分。正是这些理念促使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并由此成立各种集团，迫使一个又一个当局投降。他们甚至成立了工会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无视任何经济规律的组织，争取到有关工作和薪酬的支配权力。议会也被他们占据了，那些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广大议员，只不过是代替选举委员会发言。也就是说，通过指使这些议员，他们开始插手干涉政府事务。

在今天，民众的意愿越发明显可见了，他们好像要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他们所秉持的，是一种和原始的共产主义有密切关联的思想观念。民众所要求的包括：固定人们的劳作时间；使包括矿场、铁路、工厂在内的重要产业以及土地都收归国有；人人平等，平均分配物资；为了广大群众而消灭上层阶级。

不具备理性和思考力的群体，却总是迫切地想要开展行动。不可否认，它们的力量确实强大，而这种力量源自它们有着很大规模的组织。可以看到，群体这种组织所产生的一些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威力，正如过去的任何一种教条一样。毋庸置疑，这种威力就是一种专制独裁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这种神一般的力量，群体很快就会取代国王，成为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深受中产阶级喜爱的那些作家们——他们身上有着该阶级的狭隘、守旧以及肤浅的怀疑主义、过度的自我和利己主

义——在看到这种力量日益强大时，也产生了危机感和恐惧。他们向他们曾经看不起的道德方面的权威机构——教会，发出了绝望的呼吁，目的是为了理顺人们混乱的思想。他们带着忏悔，想要依附罗马教廷，同时向我们大肆宣扬科学已经没用了，宣扬一些具有启示作用的真理。但是，这么做已经晚了，而这些匆忙皈依的人士忘了这点。群体的头脑不再会被任何神明影响，能打动最近皈依的宗教信徒的东西是无法打动群体的。事实上，群体早就拒绝各种神了，他们抛弃甚至毁弃了昔日曾教导他们的各种思想信念，就像再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流水逆流到源头一样，不管是来自神领域还是人类领域的任何力量，也都不能让群体回头。

头一次陷入这种混乱茫然的处境中的科学，还是有一些精神残存的，只不过，科学精神并不是促使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一种新力量的原因。科学许诺给我们真理，至少它培养我们的智力，以便我们可以掌握一些互相关联的知识。但是，和平以及幸福，从来都不是科学许诺给我们的。科学对我们的喜怒哀乐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自从我们再也无法找回那些被科学打破的幻象之后，我们和科学的关系，也只是努力共存的关系。

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的同一个现象表明，群体的力量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但如果由此认为，这种力量不久之后就会开始崩溃乃至瓦解，那就是片面的自我臆想，是无用的自我安慰。无论我们的命运最终会是怎样，我们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群体力量在迅速壮大之后，最终会成为书写历史的执笔者。而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意味着，西方文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社会退回到混沌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往往这种时期会酝酿诞生一个新的社会。这样一个结果，难

道有谁能阻止吗？

一直以来，彻底摧毁一个腐朽的文明这一任务，显然都是由群体承担的。这是从古至今的事实，而不是直到今天才出现。历史告诉我们，当作为文明建立的基石的道德力量失去力量时，使这个文明最终瓦解的任务就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众——称他们为野蛮人一点也不为过——来完成的。但是，群体所具有的也只是摧毁破坏的力量，因此，创造和引导文明的任务，并不能由群体来完成，它是由少部分贵族知识分子来完成的。一个文明包括固定的规则、制度和法律、人们从野蛮到理性的转变以及高级的文化程度等，而这些都是群体没有能力实现的。群体所具有的纯粹的破坏力量就像细菌所具有的力量，可以加速临死之人的死亡，并迅速处理掉尸体。所以说，人民群众只有在整个文明将要倒塌之时才能发挥作用——使文明彻底倒塌。换言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的使命才清晰可见。数量取胜的哲学，也只有这样一个时刻才能称为唯一的历史哲学观。

这样一种宿命也会降临在我们的文明身上吗？虽然现在无法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文明也没有面临那样的命运，但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

可想而知，目光短浅的群体会一一扫除所有可能纠正他们、阻挡他们的障碍物。所以说，在未来，我们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对群体势力屈服投降。

我们对正在热议的群体这一话题知之甚少，而那些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更是无视群体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生活离群体很远。后来，当对群体进行研究时，这些心理学专家又产生了一种偏见：只需要深入研究犯罪群体就足够了。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我们还会遇到各种类型的群体，比如表现出英

勇的精神而甘于献身的群体等。犯罪群体只是群体特殊心理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只通过研究这种群体来了解群体的精神特质。就好像我们不能只通过了解一人的犯罪事实，来了解他的整个人。

事实上，世界级的伟大人物、宗教或者伟大帝国的创建者、所有令人崇敬的信徒以及杰出的政治家——从更大的范围来讲，还有一些小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无意识领域的心理专家，出自本能地具备对群体心理特质的确切认知，而且，正是这种认知使他们得以掌握管控大众的权力。拿破仑^①就是如此，他非常善于观察和把握他统治下的民众的心理。不过，他有时却不善于洞察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比如对西班牙和俄罗斯，他的了解就不充分和准确^②。正是这种不足导致他在对西班牙的征讨中，特别是在远征俄罗斯的过程中，陷入了危险的冲突中，受到严重打击并最终走向灭亡。在今天，政治家们若不想再统治群体，也不想过多地受群体支配，那么，他们就必须掌握群体心理知识，这是他们最后可依靠的力量。

没有对群体心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不会清楚这些要点：

① 拿破仑（1769—1821），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于1804年11月6日加冕称帝，把法兰西共和国变成法兰西帝国。他的重要政绩之一是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在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沉重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1809年普鲁士、奥地利等国联合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拿破仑被迫退位，随后被流放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试图复辟，但其统治只持续了百日，史称百日王朝。滑铁卢战败后，他再度被流放，地点是圣赫勒拿岛，1821年，他病逝于该岛。——译注

② 他的最聪明的参谋也没有搞清楚这种心理。塔朗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拿破仑的得力臂膀——译注）曾在信中说：“西班牙的人们会认为士兵是来解放他们的，因而士兵在那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在那里，士兵们被视为洪水猛兽，所受待遇离款待相去甚远。这种结局，清楚了解西班牙人的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早有预料。——原注

法律和制度对他们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除非强加给他们一些思想观念，否则任何思想见解于他们而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他们都不会坚持；用纯粹的有关平等的理论是不能引领他们的，引领他们需要去寻找其他的能够暗示、诱惑他们的东西——举例而言，一个立法者若想推行新的税收制度，他不会用从理论上而言最公正的方式去打动群体。因为，事实上最没有公正可言的东西，在广大民众看来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最模糊不清、使人最不用负责任的事物，才最容易让大众接受。那些间接征收的税哪怕再高，群众通常也都会接受，因为他们不会觉察到，每天为日常消费付出的一些零星税额会扰乱自己的生活。而如果是按比例征税，从工资或者其他收入中一次性扣除很多的税额，哪怕这种征收方式只是间接征收方式的十分之一，群众也一定会抗议。零星的税额不会被人们注意到，但一笔看似巨大的税额数字会刺激人们的想象力，所以一旦后者取代了前者，他们就群起抗议了。这种让人零星支出的新税制不会让人感觉到压力，而这种精于算计的经济手段，是缺乏远见的民众不会想到的。

上述所举的例子是最简单，却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堪称心理学家的拿破仑就掌握了这个门道，而我们今天的立法者却不关注群体的心理特质，因此也就无法运用这个门道。世界还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教训，使他们领会这个道理——也是因为，纯粹理性的教导是无法改变人们、指导他们的。

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实际用处。比如，如果不通过对这门学科深入研究，我们就无法恰当解释历史、经济方面的很多现象。通过这个很好的研究机会，我将会解释

为什么说，哪怕是最优秀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①，其实也没有确切弄明白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将群体的心理和特点考虑在内。在这个复杂至极的时代中，他的研究总是倾向于采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而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话是不会注意到道德因素的。然而，道德的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所以说，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意义上讲，哪怕只是出于好奇心，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通过探索去确定某一种矿物或者植物是什么东西，是很有趣的，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的探究也如这种探索一样有趣。但是，也不必对这种研究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从结论上来说，我们最多只能是概括总结一下群体心理的特性。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只能算是这个领域的初步开拓者，能做的很少，也只是尝试。更多的成果还需要其他人来探究、获取，以便在这个领域中打下更牢固的基石。

^① 泰纳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法国 19 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最重要的学说是“三因素”说，“三因素”指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译注

目 录

作者自序 / 1

引论：群体时代 / 5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普遍特征 / 3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 / 14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理性思考能力和想象力 / 39

第四章 所有群体信仰的宗教形态 / 50

第二卷 群体的主张和信念

第一章 产生群体观念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 59

第二章 群体主张的直接因素 / 82

第三章 群体的领袖以及他们说服人的方式 / 98

第四章 群体之信念和主张的变化局限性 / 137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和特征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 139

第二章 作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146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 152

第四章 选民群体 / 160

第五章 议会中的群体 / 171